

那群青春的女

曾心儀著



那群青春的女孩

曾心儀 著

那羣青春的女孩

遠 景 叢 刊 151

著 者	曾 心 儀
發 行 者	鄧 維 楨
出 版 者	遠 景 出 版 社
	台 北 郵 局 36 — 575 號 信 箱
	郵 撥：1 0 2 2 2 1
發 行 所	遠 景 出 版 社
	台 北 市 光 復 南 路 260 巷 51-2 號
	電 話：7 1 1 — 7 8 7 1
門 市 部	中 國 書 城
	台 北 市 成 都 路 一 號
印 刷 所	優 文 印 刷 廠
	台 北 市 興 寧 街 24 — 9 號
定 價	新 台 幣 70 元 港 幣 12 元
初 版	中 華 民 國 68 年 11 月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

有 版 權 • 翻 印 必 究

自序

• 序 自 •

這本集子，收了兩個中篇小說：「窗櫺裏的少女」和「那羣青春的女孩」。

談到「窗櫺裏的少女」的寫作背景，不可避免地就要談到，去年，淡江文理學院教授李元貞女士將我的一篇短篇小說「彩鳳的心願」改編為話劇，在觀賞演出時，我所受到的震撼和感動。我初次領會到了，自己所寫的故事，改編為話劇後，它所特有的、獨立的風貌和精神。參加演出者和技術工作人員都是淡江學院的同學。不管是演員的表演、臺詞、佈景、燈光、音樂；它們都使我的內心激盪着欣喜的情緒。它是那麼生動，充滿感情。它也挑起了我過去當店員生涯的點點滴滴的回憶，想起我和店員朋友們相處時的歡笑、辛酸、工作上的壓力和可怕的疲憊感……。觀賞時，竟然忍不住悄悄落淚了。引起流淚的情緒是很複雜的。當我發現到，還有相

當多的人也是很熱切地關心着店員生活的問題時，使我感動。由是想到，我們一再呼籲「勞動基準法」應儘速制定實現，確是大多數人的心願。但是，在現實社會裏，希望店員的生活能有基本的保障，能有相當程度的改善，似乎還是遙遙無期；這是使人不忍見的事實。而我以店員生活爲題材，寫成短篇小說，所掌握到的只是很窄小的一面。於是，我腦中升起了一個念頭：希望嘗試用較多的篇幅來寫店員的故事。陳曉林先生在籌劃新報「工商時報」（它是「中國時報」的關係企業）的副刊業務時，向我邀稿，我即著手寫「窗櫺裏的少女」。該文從六七年十二月二日開始連載，至六八年二月十四日刊完。

通常，我寫小說，都是從現實中取材，寫我所熟悉的事，幾乎沒有過憑空設想。「那羣青春的女孩」一文也是在這種情況下產生的。當然，現實裏的人和事成爲作品時，已經經過小說寫作的處理了。

「那羣青春的女孩」亦是在「工商時報」連載。它開始連載時（六八年八月十三日至九月十八日），社會上，因中美斷交（六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官方發布此消息）所引起的震盪似乎是平息了。「小霞」（「那羣青春的女孩」裏的女主角）是在

中美斷交之前，決定離開美國籍的未婚夫湯姆，帶着混血兒「小仙蒂」準備長期定居臺灣。以後呢？「小霞」以後的生活會是什麼樣子呢？我無法預知；還是寧將心神放在對現實的關注。在現實社會裏，有人在做建設性的工作，有些人胸中無大志，隨波逐流。但是，幾乎佔極大多數的人，對臺灣未來的發展是抱着高度的關心。對於愛這塊鄉土的中國人來說，只有在逆境中堅忍、勇敢、樂觀地往前走——除此之外，別無選擇。

民國六十八年十月九日 作者誌

那群青春的女孩

一

臺北機場門外，人來人往。因為天冷風大，步下計程車的人幾乎是連衝帶跑地鑽進機場大廈。工人頂着風，幫忙旅客把行李堆放在有輪子的推車上，推進大廈。從國外回來的人，走出關口，走到大廈的門外，就急急地揮手招計程車。凜烈的風盤旋在城市上空，發出低沉的呼吼聲。風從四面八方吹到人們的身上，使得每個人都冷得彎身縮肩，深覺不適。

大廈裏却是非常的溫暖，堅厚的牆壁已把風聲阻隔在室外。這兒只有人羣低語所發出像蜂羣的嗡嗡聲。各航空公司的職員站在櫃臺裏，為旅客辦理登機的手續；

有的檢視文件，有的磅行李的重量。旅客們大都神色從容，他們偶爾抽空與來送行的親友談笑幾句。在這裏有各種人：老人、少年，貴紳、市民，中國人、外國人，東方人、西方人……。檢查員像偵探似地拍拍、摸摸每個行李。行李的拉鍊被檢查員拉開時，它就像一個人脫去了外衣，讓別人看到了內衣和身體；行李的主人面對這情況，大抵都有些微的尷尬。在樓下辦好手續的人，搭乘上升的電梯到二樓的候機室。升降電梯不止息地開動着，一邊是上升，另一邊是下降。每一張平靜的面容，却似藏隱了複雜的感情和情緒。

二樓的候機室和出境處只有一牆之隔，有一扇門隨時開敞着。它雖然開着門，但是沒有出境資格的人却自然知道不能踏進一步。出國的、送行的人羣就站在門的外緣話敘着。然後，有一些人走向那扇門，不住回首與送行的親友揮手，面上露着淺淺的笑。在候機室的一邊，商品櫃很像是一種裝飾。那些染了多種色彩的羽毛圈被用來代替鮮花圈，它將套在出去、歸來的人的頸上；它尤其有着裝飾的味道的。

候機室側邊的餐廳裏，光線昏弱，飄着咖啡的香味。餐室的一角，年輕、體格健美、有着秀麗面容的中國女子袁小霞摟着她四個月大的女兒小仙蒂，母女倆好親熱。樣子顯得文弱的美國青年湯姆坐在旁邊凝視着她倆。他隨後從小霞手中抱過小

仙蒂，仔細、親愛地看着她的小臉蛋，歡喜地說：

「我的女兒愈來愈漂亮了！」

小仙蒂無邪的、透明的褐色眼睛轉動着，東看西看。她小小的鼻頭像外國娃娃一樣，微微翹着。她漂亮的小臉蛋上少有媽媽的輪廓，更不似她的爸爸有那全然西洋人的線條。小仙蒂只像是一個輪廓不甚鮮明的洋囡囡。

小霞看起來比湯姆還壯些。她的面膚極白細，眼睛就顯得特別的黑亮。蓬鬆、大波浪似的長髮使她愈顯得嫵媚迷人。她與湯姆一齊逗着小女兒，有時候忍不住笑起來，露出美麗的貝齒。她安靜的時候，眼光不免停在湯姆的臉上，看着他那雙像平靜的湖水的藍眼睛，看着他微卷、金黃色的頭髮，不禁感喟着她的際遇像一場夢。湯姆一向坦率地對待她。他對她穩定的愛，和他有着樂觀、有朝氣的氣質——他確是一個好伴侶；除了國籍的問題以外。小霞常常想：如果他是中國人，那麼這個愛情，這個婚姻對她來說就毫無疑慮了。

湯姆一手抱着小仙蒂，伸出另隻手來握着小霞的手。他輕鬆地對小霞說：

「放心吧，妳一定會和我的家人處得很好。媽媽急着要見妳和她的外孫女哩

！

「我還是有點耽心。」

「不用耽心。不會有事的。媽媽愛我，也會愛我選擇的妻子，她更會愛我們的孩子。」

「剛開始住在一起時，她也許會喜歡我和小仙蒂，等相處過了一段時候，說不定就會鬧不愉快。」

「不會的！唉！就是因為你的多心，不然，我們早就可以結婚了。」

「不。還是這樣比較好。我先用未婚妻的名義辦手續去美國。等到了那裏再說。只是還要等你從中南美回國，還要等上半年多；這一點不好。」

「妳不要耽心，一切都會很好，」

他的話還沒說完，小仙蒂伸手要摸湯姆的咖啡杯，湯姆連忙把咖啡杯移開，他想拿小霞的牛奶餵小仙蒂，忙亂中，反而把咖啡杯碰翻了，白色的餐巾染了一片咖啡汁液，還有幾滴滴在湯姆淺灰色的西裝褲上。他慌忙用毛巾擦去褲上的污漬，再把毛巾蓋在沾了咖啡的餐巾上。他繼續小心餵着小仙蒂喝牛奶，一邊對小霞說：

「媽媽希望妳提早去，她已經為妳和小仙蒂佈置了一個房間，很大的房間。妳們所需要的東西，她都會準備好。嗨，我們以後的日子一定是很幸福的！」

小霞看着他，露着淺淺的笑。她並不拒絕那樣的幸福，也不刻意地設想。她自
有她生活的活力，如她黑亮的眼睛中時時煥散的光采。

「妳要經常寄小仙蒂的像片給我，讓我看到她一點一點地長大。」

「我會的。」

湯姆用他尖尖的鼻頭摩擦小仙蒂的臉頰，小仙蒂不耐煩，就準備要哭了，臉朝
着媽媽，要媽媽抱。小霞逗她：

「我不要再妳了，讓妳爸爸把妳藏在行李箱子裏帶走吧，帶到美國去。」

小仙蒂嚷鬧起來，小霞終於溫柔地笑着把她抱過來。湯姆看了看腕上的手錶，
說：

「可以走了。」

湯姆用一隻手拿着所有的行李，空出另隻手來扶着小霞的肩膀。小霞邊走，邊
逗着小仙蒂，有說有笑的。湯姆皺着眉頭，假裝生氣地說：

「我們就要分開了，妳好像一點也不難過。」

「這有什麼好難過？沒有你，我也要生活呀！」

「也好。不然，妳若是難過，又哭、又鬧，那我就不知道該怎麼辦了？」

他們一路走向出境室的門口，在門外站立。人羣中，有一些人帶着好奇的神情悄悄地看他們。小霞並不在意，仍然自然地與小仙蒂、與湯姆說話。湯姆神色凝重，看着小霞，看了好一會兒，問她：

「妳會好好照顧自己吧？」

「會的。」

小霞笑着說，把小仙蒂的臉湊近他，他輕快地吻了一下小仙蒂。小霞滿意地笑了，好像他剛才同時吻了她。

「我在飛機上就要寫信給妳。」

「好啊！」

他捱着她，輕輕地親了一下她的額頭，低聲說：

「好好照顧自己，照顧我們的小仙蒂。」

終於到了分手的時候。小霞拉着小仙蒂的手向他揮擺，他再親了一下小女兒的臉蛋，就轉身走進出境室。他不時地回首與她們母女倆揮手。小霞含着笑看他遠去的身影，直到他的背影消失了，才抱着女兒離開。現在，她的臉上沒有了笑容，只有少婦特有的世故和穩重的神情。

她抱着孩子穿過人羣，搭乘下降的電梯來到一樓。一樓的廳裏仍然是人羣熙攘。小霞抱着女兒穿過人羣，走出大門。

室外，天色灰暗，風很大。小霞把女兒摟在懷中，爲她拉起連在衣領上的帽子，護着頭。小仙蒂乖乖地將臉貼在母親穿了厚衣的胸上。

風吹亂了小霞的長髮，有幾絡髮絲斜亂地蓋在她的面孔上。等搭計程車的人很多。人們大多是搶着搭上車，毫不理會別人。小霞攔住一輛計程車時，幾乎同時，她的前後都有人攔這輛車，結果被站在她前面的一位中年男子攔走了。她很洩氣地站在一旁等下一輛車開來。她偶然回頭，看見剛才與她搶着攔車的男子，正是她舊時的鄰居韓稷。兩人互相看着，很快地認出來；雖然對方的面容比舊時的印象略有不同。韓稷比小霞長幾歲，不太高的身材，有點肥胖，鼻樑上架着黑邊眼鏡。他問小霞：

「妳出國回來嗎？」

「不是，我是來送行。你呢？」

「我父母親到美國去看我妹妹，我剛送他們走。」

他用手指輕輕摸小仙蒂的臉頰，問小霞：

「他是男孩，還是女孩？」

「女孩，我的孩子。」

「好可愛。」

來了一輛車，韓稷攔到了。他開門請小霞坐，說：

「我們一起搭吧！我先送妳。妳要去那裏？」

「我住在林森北路。」

「我住在和平東路。」

車子開動後，倆人隨意聊天。韓稷問小霞：

「妳離開彰化多久了？我記得，我家搬家的時候，你們還住在那裏。」

「我父親現在還住在那裏。我們兄弟姐妹搬出來了，唸書的、做事的，都在臺

北。我來臺北唸高中，但是沒唸完就休學做事。」

「妳結婚還不久吧？小孩還這麼小。妳先生在那裏工作？」

小霞並不隱瞞，她告訴韓稷，她還沒有結婚，只是訂婚，未婚夫是美國軍士。

韓稷聽了，並不詫異，但忽然想到什麼，就問她：

「妳在那裏工作？」

「我現在沒有做事。以前在酒店上班。」

韓稷坐正了身子，對小霞說：

「或許妳可以幫助我，介紹妳以前的同事和我認識，我想訪問她們。」

「訪問？爲什麼？」

「我的朋友們在辦雜誌，要我爲他們寫稿。我擬訂了一個計劃，寫有關於勞工階層的報導，我也希望寫娛樂場所……」

小霞打斷他的話，說：

「在酒店上班的女孩，很多都是背着家人、背着朋友來上班，她們並不願意被別人知道上班的情形，恐怕不肯跟你談話。」

「請妳試試看。就像普通朋友的談話。我會很尊重她們。試試看，好嗎？」

「好吧！」

韓稷拿出紙筆，請小霞寫她的地址和電話。他也寫了他的住址和電話給小霞。車子開到林森北路的商業區。小霞告訴司機轉進一處住宅區的小巷，在一棟兩層樓的公寓門前停下。她下車前，客氣地問韓稷：

「你上來喝杯茶嗎？」

「謝謝。改天吧！妳每天都在家嗎？」

「我每天都在家，偶爾出去買東西、或是看朋友。」

「我來之前，會先打電話給妳。」

她抱孩子下車，因為風大，他們匆匆道別，她不待汽車開走，就抱着孩子跑進公寓半開的門，順手把門關上。走上樓梯，這裏沒有風了，她長長吐了一口氣，對孩子說：

「終於回到家了！小仙蒂的帽子可以脫下來了。」

她微笑着爲小仙蒂脫下帽子。二樓的梯口還有一道門，她從皮包中拿出鑰匙把門打開。

走進客廳，她順手扭開壁上電燈的開關。昏暗的小室，立刻變得明亮了。房間裏，牆壁雪白，很少的傢俱，却顯得精緻、有條理。一個有欄干的嬰兒床擺在廳間。小霞哄着小仙蒂，把她放進床裏，爲她蓋上被子。

「乖乖躺着。」

她走到廚房，從冰箱裏拿出中午吃剩的飯菜，放到電鍋裏熱。她聽到女兒不安的嚷聲，就走去，把小木床拉到廚房門口。

「小乖乖，不要吵，媽媽沖牛奶給你喝。」

小霞總是笑着與孩子說話，她說得那麼自在，好像這四個月大的孩子真能聽懂她的話。小仙蒂只是咿咿喔喔吵着。

小霞把沖好的奶瓶拿在小仙蒂面前搖晃，逗她。然後抱起她，走到客廳，在沙發坐下。她平靜地，溫柔地餵小仙蒂喝奶，看着這張小臉蛋吃奶時滿意的神情。她很有耐心，慢慢等着孩子將這瓶奶吸吮完。

孩子吃飽了。小霞把她放進小床，蓋上被子。現在，小仙蒂不吵了，她安靜地躺着，睜着大眼睛東看西看。

小霞把熱好的飯菜擺在餐桌上。她把小床拉到她的身邊。她一邊吃飯，一邊與孩子說話。不一會兒，小仙蒂垂下眼皮睡着了。

房間裏分外地安靜。小霞幾乎能聽到自己牙齒嚼菜的聲音。餐桌的一邊貼着牆壁，兩邊各擺了高椅背的椅子。小霞不禁看一眼過去湯姆所習慣坐的地方，回想着他們一同進餐的情形。她的心情忽然變得惶亂了，覺得湯姆離她很遠。她，好像已經失去了他。或是，她的生活裏根本不會有這樣一個與她關係很密切的人。心情惶亂，使她沒有胃口吃飯。她攔下碗筷，把飯菜放進冰箱裏。她從餐廳走向客廳，脚